

鳳雙飛全傳

長篇唱詞說部

廣益書局刊行



雙飛全傳 卷五

第三十五回 郭將軍益寬得雪復擊天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

請說御醫奉了聖旨。只得過來撫了半晌。雖有微溫。並無大熱。便奏道。凡人之心最難得死。故人身死至三日下棺。尚有心胸未冷者。此却不可爲據。天子怒道。他却不是病死的。正恐劍尖糊膏了心。所以死耳。如今胸口既熱。可見不會傷心。既不傷心。皮肉事小。豈有救不活之理。兩個御醫嚇得汗流浹背。伏地叩頭道。縱使心不着傷。無奈牙關緊閉。湯藥不能下咽。臣等雖欲救治。亦無法奈何。望陛下恕罪。天子聽了。越發心焦。倒是張永想出來道。萬歲且慢着急。聞得二王爺倒有仙方。善治異症。以前張都督征吐番國時。中了妖法。命在垂危。也虧他醫好。此時何不赦他進來救救。若能救活。原可免他死罪。若救不活。再殺也不遲。天子猛省道。我倒忘了。既然如此。你快去召來。只怕已經殺了。張永道。衛士來回。料想還不曾殺。待奴婢去看。一頭說沒命的趕出來。說到此處。列位也要着忙。這裏已經鬧了半天。郭殿下豈有還不曾死之理。幸虧還有個擔擱在內。所以實然還未死。諸公且聽莫嫌煩。青雲帶領金吾卒。高興非凡。趕到監。正待叫門。同進內。忽然一想打頭眩。此人勇猛非常。比若對他身老實言。怎肯低頭甘受死。只消把我一沖拳。豈非性命先相送。還有便宜在那邊。這個差司當錯了。方纔何故忒心歡。此時欲卸無從卸。怎取腫頭覆聖顏。呆呆想。再而三。毫無一計在心田。只得着衆兵立在牢前等。自己翻身下馬鞍。大理寺中去尋好友。幸而張綵在堂前。青雲細把來由說。要與你商量待恁般。好賊聞言真個喜。渾身好像疥蟲鑽。連聲此事真容易。你且從旁袖手觀。只着一名軍士去裝成好面對他談。只說是朝廷准了張都督。敍集諸多文武員。便殿之中親審問。他聞此語必忻然。出

了監還不可說破。直須走到朝門外。哄他俯伏塵埃等聖旨。然後一刀從後刺。豈不是乾圓潔淨妙非凡。
（自）青雲大喜。隨即作別下堂。張綵又想。凌雲一死。白如玉無所倚仗了。我的冤仇。此時不報。更待何時。就吩咐一個家人。悄悄在監旁等候。一見拚殺頭出去。速速進監。着禁子黃昏時候。把白無雙結果。不得遲誤。（鳴）家人答應。匆匆去。張綵抬頭謝老天。又叫一聲瘟賊子。我惡虧吃你幾多年。一般也有時辰到。報盡從前切骨冤。
這個混名提應了。殺頭今日當真拚。無雙是你心中愛。也送他同你逍遙赴九泉。掃興無過張逸少。珠難再合璧難連。空留下。碧梧軒。雙鳳齊飛剩了單。大抵也無生活理。必然死做一連牽。這叫做自家作孽應該受。我也心中再不憐。慢說奸雄多暢快。再提王子在深監。未知逸少回來事。早起穿衣又整冠。各樣點心家內備。自生爐火把茶煎。無雙陪坐相同吃。二王爺忽地心頭弼弼參。一陣疼來真作怪。渾如劍擲與槍攢。憑他鐵漢難熬忍。手內茶杯落地間。阿嚕連聲擡上靠。面容失色汗流肩。嚇壞了白雙官。急問因何是這般。王子攢眉稱不好。忽然心痛不能擔。秀峴料道無他故。早起多因冒了寒。殿下捧心難再答。抽身竟自上床眠。呻吟伏枕連呼痛。如玉焉能識病源。只好替他遮錦被。呆呆坐定把他看。正當痛得無方法。忽聽門兒扣幾拳。（自）無雙只道家內人。慌忙出來開了。衛士走進來道。奉聖旨提二王爺便殿勘問。無雙聽了好不歡喜。就問道。今皇上已把二王爺定罪的了。爲何又要審起來。衛士道。這是張都督回來。極力保奏。所以如此。王爺何在。快請出來好回去。無雙道。原來如此。只是王爺正在此心痛。這便怎麼處。就領他同到床前說知。郭殿下痛得四體皆癱。那裏掙扎得起。只說一聲。既然如此。你却要等一等的了。衛士也不敢催促他。（自）只得耐心床外坐。約來等到一時寬。重腫稍覺心頭可。君命來宣不敢延。勉正衣冠忙下榻。衛軍例要謹扶攙。遲遲走出監門外。賊子將身躲半邊。先讓他身行幾步。方纔跟上不聲喧。重瞳只爲心無主。兩手酥麻腿又酸。一個衛軍濟甚事。幾呼跌倒在街前。又添一個來幫襯。（自）綽使綽住。

了。(唱)無奈身軀似泰山，再也不能飛步走。只好由他隨意慢懶。(白)青雲想道：這斷該死，所以魂也不在。身上。(唱)想來不費絲毫力，頃刻驢頭托在盤。意足心寬無別慮，一頭喜笑手提鞭。行來已到朝門外。張永猶如猴跳圈，禁掖門中剛撞出。紅頭赤頸喊連天。(白)劉公子刀下留人。萬歲有旨，召二王爺進豹房去。救活了張都督，再作道理。青雲聽了，只驚得目定口呆。郭殿下倒覺不解，連忙問道：這是怎麼說？張水道：剛纔衛士出來，要把王爺正法。張都督着了急，竟自剖心死於殿上。幾個醫官無法可救，皇上特赦殿下，速進豹房。若救活了張都督，將功抵罪。(唱)張太監說一回，重瞳纔得醒癡呆。一聲阿呀全忘痛，把衛士雙雙就撇開。搶步忙跟張永走，倉皇直進豹房來。其時已過將交午。(白)天子已進後殿，用午膳去了。只有那。(唱)大小官員把御榻圍，王子上前無別話。將屍抱住體相偎，放聲大哭呼賢弟。縱使君心不可回，你平日也有才。只要你法場收拾我屍骸，再將實據君前奏。也使羣奸把我陪，盡雪生前冤與恨。爲兄泉下得舒眉，就是一生友誼全終始。爲什麼一念之間就蹈危，父母遺軀不自重。忍將利刃掏胸懷，青年忽作黃泉客。薰折芝焚玉樹摧，我已臨刑翻幸免。你遭無妄最堪哀，何不想聖君恩重龍頭選。何不想父母年高少侍隨，何不想撒下姣妻誰照管。何不想末生子媳繼門楣，何不想兄遭屈陷無人辯。何不想姊在蠻夷不得歸，休說道全始全終完友誼。反做了不忠不孝罪之魁，泰山之死方爲重。輕若鴻毛死不該，此刻爲兄雖在此，再生之念已成灰。你今若得重甦醒，辯白冤情或可爲。若是杳然身竟死，縱然有幸聖恩開。爲兄誓不偷生過，三尺龍泉也自裁。留作傷心千古事，百年遺恨鳳凰臺。神魂若聽爲兄話，碧落黃泉早早歸。畢竟同生還可樂，勝於同死下泥堆。重瞳哭到傷心甚，五臟皆如烈火炊。口吐鮮紅流滿地，兩旁內侍盡傷悲。(白)一齊勸道：萬歲召王爺進來，原要救活張都督。王爺哭到這等地位，還怎樣救他。快請住了。設法相救。郭殿下那裏肯聽。只管哭了又叫，叫了又哭。張永走將過去，揭起龍袍。(唱)又伸一手將屍摸，說也

希奇實怪哉。早已渾身溫又軟。此番喜得笑盈腮。慌忙再把牙關啓。竟好好的就開了。灌下湯調藥一杯。殿下哀聲呼不住。猶如甲馬把魂追。果然一個張都督。竟是洋洋活起來。氣轉丹田喉內響。四肢齊動眼雙抬。榻前忽見凌雲面。心內糊塗兩淚垂。只說一聲也罷了。果然地府得相隨。重曉酒泪遺哭呼。莫當相逢在夜臺。你已重生兄未死。只是大家受了一場災。（唱）那時逸少聽了。再睜起眼睛。團團一看。方信自己是死而復活。又問道。你已綁赴法場。又何得至此。張永代說了一遍。逸少方得盡知。又與凌雲執手大哭。高鳳羅祥。跌彈子一般。跑進後邊報道。郭殿下把張都督救醒了。天子道。是用符救醒的。還是用藥救醒的。二監道。也不會用藥。也不會用符。只是一場大哭。哭醒的天子大喜。慌忙起身而出。（唱）郭殿下。兒駕來。連忙俯伏在塵埃。君王走到龍床畔。果見張郎動眼眉。喜恨交加呼逸少。爲人何苦像嬰孩。不知與你言相戲。竟當爲真急似雷。看得身軀同草芥。輕輕捨命把人陪。全不想上辜人主忠君缺。全不想下撇雙親孝道虧。

忠孝兩忘徒一死。（誦）人有你這般狀。自知理屈張都督。默默低頭口不開。（自）天子見他不做聲。也就消了恨意。又見郭凌雲俯伏在地。便說道。他既哭醒了逸少。姑免其死。仍着衛士帶去收監。凌雲頓首道。陛下若念臣受罪是屈。卽容臣一辯。若道臣謀反是真。懇卽賜死。若要臣再下囹圄。臣其實不能奉詔的了。天子聽了。心內也覺惘然。停了半晌道。你私通蠻女。密送臘書。被家將趙能執書告發。已是千真萬實的了。還有何辯。凌雲道。趙能者。並非臣之家人。不知從何而至。望陛下傳旨。提取此人。與臣當殿一對。只真假立見矣。天子道。趙能給賞發放。料已回家鄉去了。此刻那裏就捉得他來。凌雲道。趙能並未還鄉。現有個藏匿之所。然非衆人所知。乞求陛下遣衛士數人。至臣家內。同何世威往捕。只再無不到之理。（唱）郭殿下。主意高。誓不將身再下牢。天子聽他反覆奏。龍心頗悟氣潛消。沉吟只得從其請。旨着金吾各帶刀。張府協同何教習。立取那趙能質對莫容逃。衆軍奉旨忙忙去。殿下知君懶坐朝。又請召集大臣同看審。庶幾衆目辨人妖。並言逸少爲臣下。豈可僭臥。

龍床着袞袍。別榻遷移方是禮。免教駭異動臣僚。君王一一依他奏。內侍宮官祿亂跑。移置張郎於後殿。御臣又把藥來調。外敷內服眞忙亂。無益之言莫細談。只說衛士同來都督府。堂前先說這根苗。又驚又喜何無敵。正事匆匆豈憚勞。鐵索麻繩都准備。吩咐大家家不許鬧吵吵。只宜隨我拿人去。若是聲張就脫逃。一衆兵丁齊答應。跟他行走絕無驚。這時候因何不見劉仙桂。原來也打聽得拚殺頭。一場大哭。竟把張都督哭得活了轉來。嗚嗚曉得今番又弄毛。趕到家中先報信。老劉氣得脚雙跳。正當無可如何處。只見小內官。嗚嗚奔上樓來汗似澆。亂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一班衛士擁進門來。要捉趙能去。與皇上親審。此刻已在廳上了。劉瑾大驚道。朝廷何以得知青雲道。必是拚殺頭猜疑在此。所以來搜。這衛士都是孩兒的手下。怕他怎的。一面說。走將出來。世威舉手道。小可奉着聖旨。到貴府拿捉趙能。公子莫怪。青雲見了世威。倒吃一驚。掙扎道。趙能是郭家的人。怎麼到我家來捉。世威道。也不知。既然奉旨而來。總要搜一搜的了。嗚嗚說罷。昂然朝內走。青雲跟着暗心焦。世威一路穿將去。嗚嗚只見一所書房。擺設得玉砌金堆。眞富饒。想是青雲安歇處。將身走進眼觀瞧。週圍着地鋪絨毯。吩咐諸軍動手梟。地板已經全露出。絕無門路可推敲。嗚嗚青雲叫道。毯子下可是藏得的人麼。你也不像做知事的教師。世威也不答應。又往床後一望。還有一架空地。地下也不鋪毯子。嗚嗚圍圍靠壁尋將去。但見麻繩露一條。心內了然只一扯。下邊聽得鐵鈴搖。奸奴沈吉從梯上。聽不分明甚吵鬧。地板撐開頭探出。世威喜得笑聲高。兜頭一把提將去。眞個輕鬆像草包。更不多言忙出外。急得個青雲好像火中燒。焉得趕去將他奪。只得奔上樓來兩淚拋。報與父親劉太監。爺兒急做一團糟。世威走到廳堂上。就把奸奴細縛牢。兩個衛軍扛着走。出門上路倒逍遙。此時內閣大臣已到豹房。見過聖駕。一同等候。嗚嗚不多時來了金吾卒。把着奸奴塔上撩。上殿又將來歷奏。官家到此也咆哮。立呼帶近龍書案。沈吉渾如爛死貓。抖化塵埃頭不舉。君王怒發再難熬。嗚嗚令

衛士將他縛了起來。對着面拍案問道：你既是郭水忠的親隨，怎麼藏在劉瑾的家內？其中必有委曲，速即從實招來。（唱）假趙能如夢初驚醒，看了那殿宇威嚴魂也消，豈比法堂能巧辨，面容失色口哀號，不用夾，不用敲，就把那始末根由一氣招，白璧蒙塵郭殿下，此時纔得見光毫，閣臣三位俱嗟歎，獨有焦芳像木雕。天子既知諸賊計，不勝大怒氣冲霄，當時旨敕金吾卒，將此奸奴首立梟，劉瑾欺君容不得，賊臣張綵也難饒，一同拿下錦衣獄，奉旨金吾就拔刀，拽出奸奴召沈吉，不須監斬到西曹，金塔之下刀光起，頭落塵埃血上標，全是他助主害人行毒計，博得個眼前報應命難逃，當官得賞今何在，只好買辦衣棺把紙錠燒。（白）沈吉已死，衆衛士拖出屍首，又拿劉瑾張綵去了。（唱）幾死重生王義弟，三呼頓首謝神堯。

君王愧悔從前誤，敕賜平身北面朝，溫慰數言還賜坐，依然好待當同胞，這纔像風雲不測天公性。（白）二王爺自進東宮，已領略得儘足夠矣。（唱）豈是今番第一遭，（白）所以倒看得極是不常，受了辱，並不怨恨，得了也不喜樂，上天入地，總還是這副不二價的面孔，不多時衛士把劉瑾張綵拿下獄中，上殿覆命，天子面諭閣臣，共議其罪，衆官受命拜辭，先出豹房去了。（唱）殿下思量朝聖母，奈無冠帶又無袍，特差內監家中轉，取到了蟒服金貂共玉纜，穿戴進宮朝太后，豹房大內隔遙遙，娘娘尙未知其事，（白）直到凌雲朝見之時，一細奏。（唱）太后仁慈悲喜交，就擱片時辭出外，紅輪早已墜山凹，豹房再去辭天子，前殿空寂寞，（白）有內侍領進後殿，原來天子正在看視病人，張都督雖負重傷，曉得了外邊之事，已是放心安臥，宮娥太監送水煎湯服侍，凌雲與逸少同歸，天子道：彼係重傷之人，急切未可移動，且調養數天，精神稍復，步履可移，自遣人送回可也。（唱）逸少也言兄且去，自家安歇莫煩勞，重腫看勢難相強，沒法還須耐幾朝，辭駕出朝天已暗，只見那家人伺候立成淘，欣然相接何無敵，牽過金鞍白玉驃，王子上鞍呼教習，秀昆猶是坐監牢，再煩速去同他轉，免得驚惶過一宵，教習應聲分路去，衆家丁跟隨家主去滔滔，一程早到牆門首，衆

客相同楚絳霄。接進正廳齊賀喜。正當有興鬧吵吵。世威已到家中轉。如玉相同也轉來。(自)郭殿下身雖出獄。心實未寧。不耐衆人熱鬧。略坐片時。就喚掌燈入內。此時只有三個人跟隨。(唱)同進碧梧軒一座。寬衣坐定覺逍遙。內堂女眷先開信。沐氏夫人涕淚交。猶幸兒夫身未死。算來還要謝天曹。並聞王子回家內。吩咐廚房送酒肴。如玉絳霄並教習。一同侍坐飲香醪。(自)郭殿下問問下人。曉得麗玉小姐。正被母家接去。也就不進內房。何世威等雖知逸少。剖腹鳴冤。却都不曾日聲。自然還要問問郭殿下。又與他細細說一番。(唱)何無敵。楚絳霄。十分氣忿恨好刁。無雙也却生凄楚。深恨官家性格喬。既已逼他身至此。如今留住也徒勞。卽如劉瑾並張綵。何不登時斬市曹。做勢收監成甚用。(自)只怕過了一夜。(唱)明朝性退又寬饒。(自)凌雲嘆道。此乃必然之理。我已預知。必是這奸賊惡貫未滿。所以也不會力爭。只好自家定了風頭。再作理會。(唱)絳霄無敵俱稱喜。俊傑知時不用焦。彼此言談頻勸飲。重瞳雖只坐金交。一心記挂張都督。舉目還將四下瞧。三載重來渾似夢。眼前風景覺蕭條。美中不足增傷感。那得開懷興致豪。況且日間各吐血。此時心痛未全消。佳肴美酒全無味。力倦神疲不起腰。(自)何武師見他不快。就命小使撤去酒席。論好正床。請殿下安置。又把側邊床帳。讓與無雙。自己還到對過房中住了。(唱)王子上床猶不快。心頭好似火煎熬。身軀發熱頭暈重。夢寐虛浮魂蕩飄。大抵人生虧血養。奈何失血似奔潮。憑他鐵打英雄漢。難免生災病一遭。慢說重腫身有病。再談劉瑾下天牢。家中急壞劉仙桂。落魄亡魂沒路跑。幸得焦芳朝口出。黃昏時候靜悄悄。到門來見劉公子。着急青雲叫老焦。此事如何能解救。焦芳把着手來搖。(自)子不要這般着急。我看皇上的意思。決不把命尊置於死地的。公子明日且進去叩頭。涕泣哀告一番。若肯赦極窮之妙。若不肯。再來與我商量。青雲道。等他不肯。再與你商量起來。倘被閣臣定了罪。便怎麼好。還是商量定當了。去求好。焦芳道。這也容易。天子若必不聽。公子再請出銀十萬。充助軍餉。以贖父罪。天子料也聽了。至於譏罪。有

我在閣中。再無不照應之理。公子只管放心。青雲道。這便纔好。我們若出銀贖罪。張老大料也要照常例而行。你再
去通知他一聲。也好等他準備。焦芳道。這個不消公子費心。我就去知會。叫他自家上表便了。說罷作別而去。(唱)
青雲此夜難安枕。坐等天明鳥出巢。便進豹房來見駕。免冠伏地淚珠拋。連叩首。假悲號。痛苦情形
難盡描。竟像古來真孝子。哀求再四拽龍袍。官家初聽連噴吐。後被他抵死歪纏勝鬼妖。不覺昏迷心
又軟。沉吟半晌縐眉毛。喚他立起身來聽。汝父居心實太刁。誣陷凌雲幾滅族。並連逸少至餐刀。罪
當反坐無容赦。留你餘生家免抄。已是從寬恩莫大。何須口舌再嘵嘵。青雲涕泣交加下。陛下恩同天
地高。臣豈無知忘感戴。但求格外再寬饒。口中說着頭重叩。弄得君王怒氣消。(白)只得命他暫退。待我
細思。青雲奉旨而出。且在外邊等候。天子仔細思量。只礙着一個張逸少面上。不好竟赦劉瑾。只得走進後殿來。先
與他講講看。他可肯容情否。逸少聽了。就大怒道。劉瑾欺君誤國。非止一端。以今日看來。那激反之事。也是真的。兩
罪俱論。青雲也在數中。虧他還敢灣着舌頭。這般胡說。陛下何不一併拿下他。天子見他動氣。料想是不依的了。
(唱)不用與他重說此。忙談別話做收稍。青雲在外專等候。等到紅輪落海滄。不見君王傳赦旨。忙轉
詢問衆奸僚。內官附耳低聲說。只爲張郎在內窩。(白)青雲復又進內。天子果然責他。以前與張縉通謀。激變
外夷之軍。青雲泣道。臣也自知有罪。只求陛下。略念數年犬馬勤勞。格外施恩赦免。若迫於庭議。臣願出家財。以備
瓊州用兵之費。贖罪何如。天子聽了。似乎有理。欲待准他。又想逸少必然不肯。只得假做怒容。喝罵了幾句。又命內
監把他叉出豹房。青雲忿怒交加。只得又去與焦芳計議。焦芳道。今日王楊二人就要定罪。我對他說。皇上之意。不
要致劉公於死地。只議了個活罪罷。看他們神氣。都以爲不然。索性不肯議。一同推病出去了。李西涯是壓我不倒
的。明日令尊。必然上表。公子再如此這般。用個苦肉計去請。不怕皇上不准。青雲悉依其教。(唱)狼與狼。共爲謀。
此夜愁腸暫撇去。次日青雲清早起。單單洗面不梳頭。金冠綉服都拋卸。披髮青衣學死囚。徒步出門

真好看（白）直到豹房門外。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天子其時正看着逸少傷處。令醫官敷治。（唱）黃門走報這情由。怒而且笑張都督。暗想青雲不識羞。天子聞言呆着臉。雖然不忍在心頭。口中這說由他去。那管他身哭嘶喉。以此衆奴難再稟。任他長跑像獼猴。停一回傳本官捧奏來宮內。就是那兩賊連名在獄內修。內侍接來呈案上。君王坐定展龍眸。看來也是青雲意。一片哀詞苦告求。似有淚痕淋紙濕。把一個官家看得滿腔愁。思量輾轉渾難決。座上抬身拂袞裘。（白）走到床前。遞與逸少。逸少看了道。這必是張綵寫的了。陛下心內如何。（唱）天子回言依我意。現今有事在瓊州。罰銀二十萬兩充軍餉。也可將他兩命留。冷笑連連張逸少。總之陛下看人邱。（白）二十萬銀子。直甚希奇。陛下若把他們處決了。臣與凌雲情願各捐十萬。若要許他們贖罪。臣其實不依。天子笑道。凌雲親受其害。尚且不來爭持。你與劉瑾張綵。都是多年相識。何苦做這等冤家。逸少道。這等相識。原是冤家。還要說他怎的。陛下若必要赦此二人。只怕歇不上一年半載。就把誣陷凌雲之事。果真要自己做出來了。（唱）與其日後千刀劊。莫若今宵一筆勾。倘使青雲知畏懼。學爲誠實改虛浮。保留富貴終身過。便是君恩寵待優。天子聽他言至此。料來必不肯干休。噫言一笑回身出。且自開懷去踢球。苦了外邊乾孝子。哭得個口枯舌燥氣難收。跪得來腰酸腿軟渾身痛。飢餓難禁更可憂。（白）這些心腹內官。只得又去悄悄奏道。劉青雲還在外邊哭得半死半活。萬歲爺畢竟怎生發落他。天子聽了。其實過意不去。只得說放進來。再去召閣臣來面議其事。青雲聞召方纔匍匐而進。不發一言。惟有伏地叩頭。涕泣而已。（唱）天子哀憐仍賜起。當時賜膳列珍羞。不一時李焦二相同來見。旨着雙雙共熟籌。李相沉吟不敢對。焦芳奸賊中機謀。當時力勸君王准。又把那孝子忠臣贊老劉。天子攢眉長嘆息。卿家未曉細根由。朕原有意相寬釋。怎奈那逸少和他切齒仇。以此遲疑難決斷。卿須代朕再推求。但能解釋張郎意。不怕凌雲不肯休。（白）焦芳道。這也容易。張都督乃是有病之人。不能出外。陛下只消戒了左右。不與他說知。也無

從作難了。天子笑道：這等方法，真是欺人。何爲解釋？焦芳不能對。天子沉吟半晌，又叫仙桂過來道：你若必要救出父親，顧不得要折些志氣，可隨我進去，先對逸少叩頭請罪，然後待我救你父親便了。青雲心雖不服，不敢再言。

（唱）君王說罷忙移步，李相焦芳太監兒，隨駕一同來殿後，只見明窗不啓閉朱扉，內官侍立看爐火。

宮女趨承洗玉髓，見鴛忙忙塞錦機，金鉤高搭挂東西，青雲見了張都督，泣拜床前委四肢，伏地叩頭。

如搗蒜，口中不敢出言詞，張郎見景心明白，且自妝疑當不知，無奈李焦同走過，殷勤問候笑嬉嬉。

此時不免相酬應，又問青雲着甚癡，無故床前頻哭拜，莫非竟當我爲屍，君王笑道休爲詐，（自）他的官

雖比你低，（唱）不論人心皆一樣，爲何折節至於今，實因代父來求告，勸你如今且恕之，張郎聽，氣重

提，默然不答有多時，焦芳奸賊真花面，也在床前把禮施，費盡神思來勸解，青雲磕碎了額頭皮，萬

分無奈張都督，方得開言告主兒，陛下既然心已動，臣雖有力也難持，但思如此欺君罪，朝野相傳盡

得知，若竟出銀能贖罪，直把那皇明律法當兒嬉，官僚百姓俱相效，威令如何服四夷，陛下若然思社

稷，（自）只好免其死罪也罷了，（唱）充軍煙瘴律須依，君王未及稱然否，床下青雲掩面啼，焦老又將都督

叫，既然大量發仁慈，須知煙瘴充軍罪，與死無差委實難，還望改爲監候絞，也便他們感德與天齊。

官家聽說欣然笑，此論無差最合宜，（自）他們陷害永忠，也只問到長繫之罪，如今都問絞候，却也是反坐了，逸

少也不必再言，逸少道：誠然絞候，原也不差，只恐過了幾日，陛下又把他們赦了出來，叫臣有何法呢，（唱）這都張

綵從前曾做過，非臣執拗把君欺，君恩若肯從公斷，臣復何言敢爲私，若欲俯從仙桂請，臣今願死不

遵依，張郎說到心頭腦，好比周瑜中箭時，迸裂傷痕鮮血挂，喉中氣撞欲昏迷，（自）天子見他氣得這般

光景，又嚇得手腳慌忙，急命青雲等退出外邊，改日再議，青雲與李焦二相，只得辭駕去了，張都督只是悶悶不樂，

少刻御醫進來看治，奏道：昨日傷痕，已有連合之勢，今爲怒氣所傷，血流肉迸，未免又費周折了，天子聽奏，好生懊

悔。又親到房內。慰諭再三。逸少過了一回道。臣之性急。乘於父母。不能改移。若要惱怒無關。莫若傷痕速愈爲妙。然而醫官用藥。大略不過如此。依臣愚見。還望陛下遣人去問凌雲。取藥敷治。只不消旬日。傷處必愈矣。天子喜道。既然如此。朕即遣人去問凌雲。取來便了。(唱)君王說罷回身去。立遣黃門快馬馳。張府之中求妙藥。話中再表二王爺。自從釋罪歸私第。次早差人去接妻。張綰令堂老太太。只因性格忒仁慈。奸雄眼內如無母。(白)所以這些事情形。也不與他知道。直到自己奸謀敗露之日。(唱)解帶除冠赴錦衣。手下倉皇回府報。娘兒方得盡聞知。太夫人雖恨兒爲惡。終是親生豈忍伊。氣苦交加還痛哭。(白)麗玉小姐。只好從旁勸解。勸解又見丈夫着人來接。(唱)此時不敢再遲延。拜辭老母回家內。王子抬身步強移。接進中堂同坐定。自然有一般悲喜敘分離。只因尙未同衾枕。到晚依然兩處栖。心痛牽纏還未愈。慊慊困倦懶寬衣。武師執掌家中政。內外當心東又西。那得常來書室坐。(白)楚絳霄待郭殿下之心。雖也算好。(唱)語言却不甚投機。也難時刻相陪奉。只有無雙倦不辭。自己身軀雖軟弱。殷勤監督衆童兒。不離左右牙床畔。伏侍當心世所希。閒暇相陪還講話。(白)問起殿下現有各種丹藥。何不自家調治好了。(唱)也省得昏昏伏枕致神疲。重腫答道伊須曉。此疾根源比衆奇。只爲我和張逸少。義如同氣勝連枝。他方剖腹人昏暈。我便心疼沒主持。目下他身傷未復。我雖有藥自知醫。也難治此心頭痛。要好還須兩下齊。如玉聽來真不錯。只求逸少病痊時。(白)這一晚。恰好內侍到門口。傳聖旨。郭殿下急取兩包妙藥。寫明內服外敷。與他帶去。何世威又把內官留住。細問一番。方知天子又有寬釋二奸之意。送出內官之後。就走進書軒。告知殿下。凌雲嘆道。此雖聖心不悟。亦由二奸氣數未盡。據我想來。劉仙桂既已叩首謝罪。逸少只該趁早收篷。做了個半截漢子。也能若十二分固執。天子必定不肯聽他。倘把劉張二賊放出監來。可又是一場乏趣。世威道。殿下之論極是。督爺不肯奉詔。一半也恐殿下不依。如今殿下既有此心。何不寫封書札寄去。使他看了。就可好幾分。凌雲道。若寫書札。又沒有

個的當之人可寄。爲今之計。須得武師親至豹房。託門闖轉奏。若能進內。便將此意悄悄通知。方爲穩便。又好看着他的精神狀貌。也使合宅安心。世威道。這也不難。待小可明日去走一遭便了。噫。此夜話。不必提。來朝五鼓報金雞。世威早起穿公服。出了牆門上馬騎。直至豹房尋內監。央他上奏聖人知。君王聽說何無數。乃是張郎受業師。許彼進宮親探望。不消見駕再陳詞。內官得旨忙傳詔。教習心歡謝闖兒。引領個門朝內走。迴廊曲折透塔堦。無心細看皇宮景。直到書房見督爺。師弟相逢俱滴淚。重生再世也依稀。張郎手扯師尊坐。自己還將衣服披。無敵先將傷處看。幸而已止血淋漓。又問飲食仍如舊。只是那面上無光損玉肌。自逸少自然問家中之事。世威道。夫人得信之後。不消說日夜憂愁。無奈不能進來看你。郭殿下因失血成病。也還不會起床。大抵總要你全愈歸家。纔得大家安頓的了。逸少歎道。這個自然。又將昨日之事。一告訴。世威看那伏侍的內官。稍爲走遠。便附耳說道。這些事我已盡知。郭殿下現有如此這般囑咐。勸你將就幾分。也罷。逸少想了一回道。既然如此。我就省些氣力罷了。只是這劍傷未愈。皇上又不肯放我歸家。想起來實是氣悶。世威道。殿下也叫你只要撇開氣悶。不動愁煩。則旬日之間。再無不全愈之理。噫。家內事情都有我。你只要安心靜養。候歸期。張郎喜悅頻點頭。忽又心頭觸所私。附耳還將師父叫。西園景况近何如。世威答道。承相問。指日無多會有期。托庇平安休挂念。自家保重貴身軀。衆人望你歸家早。莫在這鬧裏還想開。是非。道罷抽身忙作別。張郎不便自修書。但將數語相叮囑。外慰重腫內及妻。教習還家俱道達。沐夫人與二王爺。愁煩稍撇將心耐。靜候張郎返舍時。再說那逸少看師身去後。孤眠轉輾自思維。既然老大言如此。情理無差我聽之。况受君恩非鮮淺。果然是再行拗道禮非宜。莫如趁水開船罷。奸賊終須報有期。想到欣然神思倦。酣眠高枕補玄虛。從此後撇開煩悶尋歡樂。服侍當心有闍奴。內服仙方人世少。靈丹更在外邊敷。劍傷已合心窩內。最喜疤痕半點無。下榻穿衣能走動。思量要轉自門關。

(白)其時逸少在宮調養傷痕。已是第七天了。皇上知他強健。甚是喜歡。只爲劉瑾之事。不肯放他。又着內侍傳旨道。劍傷雖愈。本元未復。必須再養三天。方可歸家。張都督無可奈何。只得仍然住下了。(唱)話中且說劉仙桂。坐在家中口歎吁。無計解圍留父命。幸虧這焦芳暗裏用心機。幾天不見君恩降。料是強郎不肯依。這一日又到君前頻泣請。弄得個君心無主亂如絲。只得再宣逸少來相問。却也未識他身依不依。就叫青雲迴避過。免他看見怒重提。少停來了張都督。次第而行上殿墀。臣禮朝參君賜坐。旁邊內監奉茶卮。官家還怕張郎惱。仙桂之言且慢提。細嚼香茗開口笑。先將閒話講多時。然後青雲連日哀求懇。攪得心煩口舌疲。死罪從輕長繫獄。赦他一命似螻蟻。故而召你相商議。可否卿須奏朕知。逸少已經心允治。當時就批順風旗。說道臣非執意把龍心逆。恨他們朋比爲奸國法欺。既然是陛下好生恩格外。微臣怎敢不遵依。但是若然竟釋劉奸罪。似把王章太看低。贖罪捐銀須照舊。稍留國體整威儀。君王笑道都依你。便寫硃批御筆揮。付與內官傳閣部。(白)其時王楊二公。猶然托病。不到朝房理事。(唱)焦芳作主用權宜。憑他紊亂蕭何法。造化奸臣不必提。二姓各捐銀十萬。限期交納助軍需。從寬改罪稱監候。也不過掩耳偷鈴把張郭愚。仙桂心中猶痛恨。捐銀受罰臉無皮。黃昏自到監中去。把這情由細說知。氣壞劉奸雙脚跳。悶昏張綵像癡迷。却做了周郎妙計空思算。罰罪捐資雙倍輸。還被那朝野笑談真掃臉。害人害己失便宜。打蛇不死終留患。反讓仇人去燥皮。佔盡上風威勢重。料來難望出圍圍。雖然留得餘生在。竟似鳥入籠中沒處飛。越想越思心越恨。宛如一隻鬪輸雞。(白)張綵氣了一回。只得勸道。總之我與千歲榮辱相同。氣也無益。這郭張二賊。我們與他結成了切齒之仇。如今留得性命。只好耐心等待。若有出獄之日。少不得慢慢再尋別計。收拾他們。報復此仇便了。(唱)真個是得福嫌輕雙國賊。江山好改性難移。青雲不敢重開口。半晌無言且告辭。二賊心頭雖氣悶。然而無可奈何之。耐煩且在天牢坐。只望君恩赦。

罪時 已弄到死裏逃生猶不悟 只怕後來難免碎分屍 再說那豹房養病張都督 倏忽三天已屆期 調理精神仍復舊 家中已有信通知 清晨打點歸家內 戴好朝冠換蟒衣 恭候君王身出殿 正容朝拜在丹墀 官家笑說無容奏 知你歸心勝馬馳 若再強留三五日 必然又要害相思 當時吩咐諸奴輩 快到槽頭帶坐騎 裝好雕鞍都督坐 你們送去莫遲遲 張郎叩首塔前謝 天子還將御手攜 慰諭徐行休太急 回家說與永忠知 登州已有他人代 都督中軍職尙虛 假旨頒行成實授 他如病好步能移 卽當赴任休遲緩 免使諸軍久廢弛 逸少聞言心大悅 謝恩辭駕出朱扉 逍遙穩坐金鞍馬 文宋風流舊日姿 奉旨送行諸太監 前呼後擁好威儀 皇宮直出回私第 衆客相同何武師 接進前廳稱賀畢 說來一事却希奇 恰好那 二王爺 心痛全然沒半些 聞報欣然忙出外 無雙歡喜後邊隨 絳霄也在書房內 有興回來見督爺 逸少先傳天子命 諸人賀喜更齊齊 重曠看得功名淡 喜只喜兄弟同朝不遠離 衆閹告歸休細表 弟兄歡樂盡忘疲 同歸寢室寬衣坐 各飲清香茶一卮 細敘別來多少話 分明徒步過山谿 幸而命不該遭屈 纔得個歷盡崎嶇見坦夷 大抵從今都脫晦 吉星高照難星離 說完大概辭兄長 內院之中來見妻 夫婦相逢婢奴接 也不過一番悲喜敘分離 略談幾句回身出 依舊相陪友共師 (自)到次日至沐府候了岳母 (唱)偷閒來看鮑香兒 殷勤敘別把芽茶飲 劉瑾之謀不及提 稍坐片時仍別去 出園上馬轉門閤 (自)此時郭殿下病已全愈 也就去授了中軍都督之職 (唱)清閒話 休多敘 要講那將軍沐夢熊 奉旨代親賞聖詔 兼程星夜走匆匆 一朝到了雲南省 帥府堂前見父翁 開讀諭旨知聖意 移兵入廣勦番奴 公爺出鎮多年久 父子雖然有信通 閑是閑非都不曉 還須細細問兒童 夢熊一一從頭訴 又出張郎書一封 都督方纔知細底 也言天子太朦朧 區區女寇非強敵 何不先差郭永忠 却要調兵於此處 虛糜國帑換做功 (自)駢馬道 此乃劉瑾等恐怕奸謀敗露所以如此耳 據何

世。威說來這女寇頗亦利害。手下都是水軍。爹爹此去也要留意些。沐公笑道。利害殺了終是個女人。我雖不善水戰。部下將官多有識水性者。況且詔上原有先着瓊州守將調各路水軍聽用等語。料想也敵得過他。你好好的代我鎮守幾時。便了。講論一番。自然又進去見一班姨娘。還有幾個妹兒。不必細說。(唱)公爺既奉君王詔。怎敢遲延等過冬。點將挑兵忙數日。祭旗發炮鬧喧轟。教場起馬滔滔出。一班不隨征的將士。并有青年駙馬公。相送數程俱退轉。前途聽講大元戎。精兵一萬隨身帶。那怕天寒冒雪風。號令森嚴糧草足。並無耽擱在途中。廣西取路行來近。臘月初旬到廣東。渡海過瓊先有報。王總兵郊迎十里鞠躬參。教場屯扎諸軍馬。館驛安排酒席豐。款待元戎並衆將。公爺席上問王兄。番人曾否來侵犯。各路軍兵可會同。王帥欠身拱手謝。番人從未舉兵攻。各州軍士皆齊集。戰艦增修火藥充。更有一人名楚檜。(白)乃是郭殿下手。中親信之將。驍勇出羣。(唱)前隨天使便來瓊。欲圖効力隨麾下。未識元戎可否容。(白)沐公爺已會聽駙馬說。過楚凌霄。便道彼既思効力軍前。豈有不容之理。若在此處。可即喚來。王總兵聽了。就着人喚進凌霄。就在席前叩見。(唱)黔國公爺抬貴眼。看來便覺稱心胸。堂堂氣概非凡俗。凜凜身材豈下庸。貌既驚人。才可信。真不愧梁山泊上舊英雄。當時命在傍邊坐。左右忙添篲與盂。(白)沐公爺又細問以前交戰之事。凌霄一一對答。公爺大喜道。本帥初來。正忠不知人情地理。幸遇壯士。可以無憂。今日是十八了。各路兵雖齊集。尚不知利鈍。何如。本帥部下的雲貴兵。又不識水性。擬欲屯扎海灘。操演半月。至新歲出師。即屈壯士暫充教習。望勿見怪。凌霄道。公爺言重了。楚檜當得効勞。(唱)這一夜就在驛中同歇息。凌霄又見郭成龍。知道是南京殿下堂兄長。更有常英湯見功。都是世威門下弟。言談得合快相逢。來朝都督移軍出。海岸屯營對日紅。會集廣東兵四萬。天天操演架艦纜。光陰快。箭離弓。倏忽之間歲已終。早又是正德五年新改曆。公爺雖只在軍中。終朝大暢諸兵將。樂奏錢歌配鼓鐘。初二罷操停一日。初三五鼓挂風篷。鳴金放炮。

舟師起 浩蕩旌旗出海東 五萬大兵分三隊 凌霄開路作先鋒 話中再表三仙島 公主娘娘俏女容
 去歲收兵回島後 就把父親安葬築墳塋 喬裝駙馬心常挂 盼望君恩下九重 公主娘娘真有趣 若
 想到父親慘死恨無窮 就是一場大哭驚天地 恨不得撞死靈前把父從 若是哭完丟過後 依然歡樂笑
 溶溶 全然不想終身事 玩月觀花興致濃 把這位西貝郎君看守定 不許他片時煩惱縹眉峯 新年愈
 覺增豪興 暮舞朝歌最發鬆 這日正當酣飲處 軍情報入翠微宮 (自)原來是巡哨軍探知 中國又差上將
 統領大兵前來征伐 所以在殿前擊鼓 侍女傳報進宮 駙馬聽了 不覺髮形於色 公主笑道 你一向當那中國裏都
 是好人 如今可也見出來了 我在此間 尚且差兵來討 若果進去 不知已死了幾時 事已這般 愁他何益 待我下山
 抵敵便了 說罷擲杯而起 駙馬看他已有幾分醉意 只得也同出殿下 衆頭目早已披挂侍候 當時擺隊下山 聚集
 船隻 結下水營 又見哨軍報進說 中華頭隊已到三十里外了 淡煙想道 不知那主將是誰 待我領兵三千 先上去
 探試一陣 當下頂盔貫甲 插箭懸弓 從前用的槍 因被楚凌霄奪去 自謂削去威風 得不再用 換了一桿金枝畫戟
 了 (唱)隨身只帶三千卒 擂鼓搖旗往上冲 將次行來三十里 接着了中華頭隊好威風 遙遙一望船頭
 立 恰好迎來對面逢 彼此定睛皆認得 欠身把着手兒拱 淡煙便把將軍問 去歲秋間表一封 曾付
 家尊回本國 想來已達聖明聰 因何忽又與師旅 難道是又被奸臣把主蒙 足下領兵爲首隊 主軍莫
 是郭重瞳 凌霄答道非如是 原是潘婆禮欠通 不肯投降先望赦 朝廷那肯便相從 故而聲罪重來討
 (自)猶幸這位主軍 雖不是郭殿下 却也不是好黨之人 (唱)乃是雲南黔國公 都督張爺親岳父 更兼熟識
 令尊翁 (自)張都督又有書信托了他 他也不是一味貪功好殺的性子 某某又在他麾下 今日既遇何兄 請回去
 說與蠻女 他若好好投降了 (唱)原可保身家性命無傷損 若是不聽良言再逞兇 沐帥神威非比別 兵如
 猛虎將如龍 區區海島非其敵 指日長驅一掃空 必至於國破家亡人至死 有何好處在其中 何兄早